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第九十二回 丁二爺獨受蒙汗藥 鄧飛熊逃命奔他方

詩曰：酒中下藥害群豪，欲報前仇在此遭。
誰識機關先看破，凶僧又向遠方逃。

且說這個和尚在廟中，不一定是見人來就結果了性命，皆因是他聽見是展南俠，才起了殺人的念頭。什麼緣故呢？此僧姓鄧，叫鄧飛熊，外號人稱金箍頭陀。他師傅叫鐵扇仙吳道成，與梁道興等是師兄弟。在前套上拿花蝴蝶的時節，鐵仙觀被蔣四爺一刺紮死，就是鄧飛熊師父。本找的是蔣平，與他師傅報仇。如今見不著蔣平，知道這是蔣平的至友盟兄，殺了他們也算給師傅報仇。故此叫小和尚備酒之時，就下了蒙汗藥，把三位蒙將過去，他好下手。工夫不大，他就派了兩個小和尚，拿著刀來結果他那三位的性命。不料就是一人誤受蒙汗藥，還灌過來了。兩個小和尚一到，啟簾見兩扇隔扇關閉，用力一推。北俠一閃，整個的二人爬倒在地。

北俠過去，同雙俠就把他們捆將起來，用刀一蹭腦門子。這兩個小和尚將要嚷。北俠說：「要嚷，立刻結果你們二人；要說出實話來，就饒你們不死。」兩個小和尚說：「若要饒了我們二人的性命，問什麼就說什麼。」北俠說：「你們那個大和尚害死過有多少人？」小和尚說：「沒害過多少人。用不著我們師傅害人，廟周圍香火地甚多，足夠用度。你們與我師傅有仇。」北俠說：「素不相識，怎麼來的仇？」小和尚說：「我們師爺死在那位蔣四老爺之手。」北俠問：「你們師爺是那個？」小和尚說：「就是鐵仙觀的鐵扇仙吳道成。」北俠說：「是了。我再問你，那個姚三虎是怎麼件事情？」小和尚說：「他是個趕腳的，我們師傅囑咐過他，若有少婦長女長的體面的，讓他馱到廟裡來，他總也沒有給馱來過。那日馱著一個少婦，讓我們師傅在廟外看見了，把他叫住，說是他的表妹。我們師傅把他誑進廟來，不想那個少婦自己一著急，一頭碰死在佛殿的台階上了。他也出不去了，把他那個驢，我們師傅的主意，也煮著吃了。他也不敢出廟，我們師傅給他落了髮，他也算當了一個和尚。」北俠一聽，暗暗歡喜，隨即撕他衣襟，將他口塞上了，說道：「我也不殺害於你，待等事畢之時，留你們當官對詞。」就把兩個人提起來，放在裡間屋中牀下。

二爺說：「咱們找和尚去。」北俠說：「依我等著他來。」二爺說：「那可等到幾時？」展南俠也願意找去。北俠只得同著兩個人出了客堂，就見東院內燈火齊明，一聽有婦女的聲音。到了東院，南邊有一段長牆，靠著南邊有一個小門。三位爺躡上牆頭，就見院內五間上房，窗櫺紙上看得明白，有許多婦女俱都在裡邊划拳行令，猜五叫六的。

二爺受了蒙汗藥，這肚子氣無處消散去，見了這般光景，氣往上一壯，飄身下去，大罵：「好賊和尚！還不早些出來，等到何時？」金箍頭陀鄧飛熊聽見就是一怔，立刻甩了長大衣襟，裡頭利落緊襯，把他那對開口僧鞋登了一登，牆壁上摘下護手鉤來，大喊了一聲說：「你們在外邊等等！」靠著西邊牆上掛著一個大木魚，上邊掛著個木魚槌，就將那個木魚槌「梆梆梆」的敲了一陣，他才躡將出來。

北俠、南俠、雙俠已經下了牆頭，在院中等候。先聽屋內梆子亂響，然後將簾子一啟，忽聽見「磕噉」的一聲，原來是先扔出一個小飯桌子來。這就是賊人膽虛，他怕人在門的兩旁等著他，他若一啟簾子就出來，豈不怕受人家的暗算了？故此先扔出一個小桌子來，聽聽人在那裡，他方敢出來。等他躡在院中，他焉知道這幾位全是正大光明、光天化日的英雄，豈能暗算於他。他到院中，看見三位正東、正西、正南，明晃晃兩口寶劍、一口刀都亮將出來，在那裡等著交手呢。金箍頭陀一個箭步，先奔了丁二爺那裡去了。他以為他手中這對護手鉤無敵，可憐實他的本領也好，並且這個雙鉤是軍刀裡頭最利害的兵器，不管你是什麼樣長短傢伙，講的是勾、掛、劈、砸、紮、縮、斜、拿八個字。護手鉤所懼者，雙單梢子虎尾、三節棍、九節鞭、三節鞭，除此之外的兵器，見鉤就得八分輸，可惜如今遇見這三位寶刀、寶劍，也是活該。他奔了丁二爺去了。

二爺本就是一腔的怒氣，還沒地方消散去呢，破口罵道：「好兇僧，往那走！」和尚用單鉤往上一迎，二爺把寶劍往上一揚，只聽見「嗆啞」一下，把鄧飛熊真魂都嚇走了。

虧得好，是他先遞得鉤；他要容二爺把寶刀先刺下來，他必拿鉤一鎖，連人都劈為兩半。

這柄鉤不像樣兒了，真是峨眉枝子上帶著口小寶劍。丁二爺用了一個白蛇吐信。凶僧不敢拿他的鉤勾了，他又往展爺那裡一躡閃開了，這才躲過這一寶劍。他想拿著半截鉤一晃展爺，然後再拿那柄好鉤往上一遞。焉知曉展南俠用巨關劍往上一迎，「嗆」的一聲，把這半截鉤又削去了一段，就勢一坐腕子，奔了他的脖頸。鄧飛熊那裡敢還招呢？大閃腰，一低頭，躲過脖頸，未曾躲過金箍，「嗆」的一聲，連日月金箍帶這些髮髻都砍下來了。又把凶僧唬的魂不附體，暗暗想道：「他們都是那裡找來的這些兵器？」

外邊一陣大亂，原來廟中小和尚聽見木魚一響，這是他們清淨禪林裡頭的暗號。□方大院裡頭若有事，才砸這個木魚呢。木魚一響，就拿著兵刃，預備打架動手，一齊而上，這才大家陸續前來，直奔著東院緊走。方到小門這裡，只聽眾和尚一嚷說：「拿，拿，拿呀！拿呀！」往前一闖，就把大眾圍上。鄧飛熊淨想著要跑，他棄了南俠，就奔了北俠。又大殺了一陣，想道北俠使的是口刀，他想著這口刀不至像寶劍那樣的利害，打算要從北俠這裡逃躡。北俠使了個野戰八方藏刀式，惡僧剩了一柄鉤，撞著北俠，往上一遞，北俠使了一個托雞式，往上一迎，就聽見「嗆」的一聲，就把鉤連峨眉枝子削去了半截。鄧飛熊暗道：「他們那裡找來的這些兵器？」急中生巧，說聲：「招傢伙！」

北俠以為是暗器，原來是他把半截峨眉枝子扔將過來。北俠微須一閃身，他就從北俠旁邊躡過去了。北俠是心慈之人，他不忍殺害小和尚，他打算日後也出家當和尚，微一耽誤工夫，鄧飛熊業已跑遠。北俠說：「閃路！」只聽「磕噉磕噉」一陣亂削，隨就追下凶僧來了。直奔後邊，見凶僧奔後院，有五間上房，五層高台階，躡入屋中去了。北俠不肯往屋內追，怕有埋伏，自己躡上房去，到了後坡。原來那凶僧屋中有後門，由後門出去直奔後牆，有堆亂草蓬蒿，他由亂草蓬蒿那裡躡上後牆。北俠並不追趕，讓他去罷。也是活該他的命不當絕，此人應當後套《小五義》，喪在徐良的手內。

北俠回來，見展南俠已經開發了這些小和尚。皆因北俠去後，展爺說：「你們這些個好不達時務，把兵器還不快些扔了！仍然不扔軍刀，你們一個也不用打算逃生。」小和尚聽見此話，一個個全將兵器扔下，全跪倒求饒。展爺說：「我恕了你們罪名，可不許逃躡，就在此處等候。」眾小和尚應允一聲，情甘願意。就有那機靈的，暗暗逃走；有那些癡愚的，仍然就在此處等候，一步兒也不敢挪。大概逃走的極多，待北俠回來，已然開發了這些小和尚。小和尚他們大伙又給北俠磕了陣子頭。北俠又問小和尚：「你們可知道姚三虎馱來的少婦，碰死台階石上，屍骸現埋在那裡？」內中有一個人說：「埋在後頭院大松樹底下。」北俠說：「你們出去找地方去。」又叫人把姚三虎搭過來。

可巧一個小和尚沒死，就有幾個帶傷的，只當姚三虎死了呢。又叫人去把客堂裡邊牀底下兩個小和尚搭來。北俠把兩個小和尚口中塞的物件拉出來，綁他們的帶子解開，說：「你們也不必害怕，也不用跑，無非另請住持，你們仍然在廟內。」眾小和尚無不歡喜。

又把屋中那些婦女盡都放了。北俠說：「俱是良民家的婦女，無非被和尚搶來，你們大家有親戚的投親，有故的奔故。你們自己的東西，仍然還是自己拿著。」這一句話呀，積了大德了。這些婦女們磕了一路頭，打點他們的行囊包裹，大家拾奪利落，就此起身。

不多一時，地方進來，他也俱都不認識。有人給他引見了，說：「這是顏按院那裡展護衛大人，奉大人諭出差。」就把廟中已往從前之事細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你派你們伙計，一邊上楊家店子，一邊上王家陀，把楊大成、王太找來。」又把姚三虎的事情說了一遍。地方一瞅認的，說：「姚三！你作的好事。」展爺問地方：「你叫什麼？」回答道：「小的叫王福兒。」立刻大眾到了松

襯底下，看了看，果有個埋人的土印。復又回來。地方找伙計給王、楊兩家送信。那天的晚飯，就是小和尚給預備的。天交二鼓，王、楊兩家全到。路上把這個事早已聽明白了，進門來先給北俠等磕了一路子頭。帶著他們到了後邊，看了看埋人的所在，兩家慟哭了一常書不可重絮。

到了次日，展南俠說：「為人為到底，我同著他們上衙門走一趟。」北俠說：「展大弟，只是你多辛苦了。」展爺說：「這有何妨。」押解著姚三虎，帶著幾個年老的和尚。整去了兩天，展爺才回來。北俠問道：「怎麼樣了？」展爺說：「見了縣台，說明此事。縣台另派住持僧人，將姚三虎定了絞監候的罪名。廟中小和尚仍然不動，不追前罪。廟中香火地二頃變賣，立節烈坊，埋葬楊王氏。准其楊家再娶。楊、王兩家不許斷親，無論什麼人家女兒，過門後認為義女。當堂批斷金箍頭陀鄧飛熊，案後訪拿。」

北俠聽了大樂。少刻，本縣的縣太爺派四衙前來，奉縣太爺諭，帶著本廟的方丈，查看廟中有多少物件，多少香火地的文書。查看明白，見縣太爺回說。三位爺見他們一來，告辭起身，大家送出廟來。

又走了一天，猛然間，塵沙蕩漾，土雨翻飛，一宗詫異之事。若問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